

祖关山

□清 秋

祖关山，宁波火车站南广场，这是我熟悉的地方，从儿童、少年到白发暮年，走过春夏秋冬。

我的老家在海曙区段塘镇的一个小村，现在的宁波市客运中心，毗邻联丰。上世纪60年代，归属于鄞县的石碶。但我就读的学校却是在联丰，以前叫仲家桥小学。那里有座清同治五年（1866）建的石桥，叫“重稼桥”，这桥名是清咸丰年间状元章銮题刻的。而今，这座石砌平桥，仍然在绿树成荫的小区里。由于这座桥，因此当时村庄的名字就叫重稼桥，因谐音也叫仲家桥，并且后一种写法占了上风。父亲以为郊区小学教育质量好，就让我上了这所小学。

在联丰上学就是好，每学期老师都会带我们去民光电影院看电影，这让在鄞县读书的邻居小朋友羡慕得不得了。去市区，那就要经过祖关山。当时，祖关山是市园林处的苗圃，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，一片郁郁葱葱。

小时候，我问父亲为什么叫祖关山？父亲说：宋时，那里有个有崇法寺，“四明佛祖”法智大师在那里“坐关”而逝，就有了祖关山名称的来历。可是，我们经过祖关山，常去苗圃玩，只见高大绿叶乔木，以及绿油油的一大片小小的树苗，却未曾见过墓地。后来，才知道，祖关山确有大量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直至元明时期的古墓葬群。随着岁月变迁，各朝代墓葬堆积叠压，慢慢地祖关山就形成小山岗。1954年，市园林处对祖关山周围的土地进行整理，于是，成了园林处的苗圃基地。1958年，建造萧甬铁路，那里曾经发掘出汉代董黯等古墓百余座。

千年前，鄞县县令王安石的女儿也埋葬在祖关山。那是庆历（1047）七年，27岁的王安石来鄞任县令，翌年就有了可爱的女儿。年轻的县令非常喜欢江南水乡鄞县，由此女儿的小名就叫鄞女。小女聪明伶俐，王安石喜爱有加。可是，一岁多的鄞女生病夭折，王安石就把她葬在祖关山的小山岗上，并写下这样的墓志铭：“鄞女者，知鄞县事、临川王安石之女也……”三年后，王安石在离开鄞县的最后一个晚上，去祖关山与心爱的女儿告别，曾写了一首诗《解任别女诗》：“行年三十已衰翁，满眼忧伤只自攻。今夜扁舟来诀汝，死生从此各西东。”第二天，王安石就要离开鄞县，他带不走亲爱的女儿，鄞女将永远留在这小小的山岗上……

上世纪50年代末，祖关山还有一个万历年间造的百鹅庭。这是座四方石庭，后迁移到明代吏部尚书闻渊家的后花园，就是天一阁东园。百鹅庭的寓意是清明节杀了100只鹅，用来祭祀。当然，那是非常显赫的富贵人家。这个亭子造型独特，是罕见的石材榫卯平顶结构。以前曾在保国寺见过斗拱，都是木头制作的，精致美观。可这亭子竟然是石头雕刻而成的，同样精美无比。据说上面还有一个顶，但现在已无处寻觅。如今在天一阁，这个没有顶的亭子，人们都争相拍照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我们去市区看电影，从联丰出发，经过碧绿的田野，就到了祖关河边的亭子前。当时，祖关山离火车站大约有600米。我们从祖关河畔去火车站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四五米宽的砂石路，那路环绕着园林处的树林，一直延伸到苗圃的尽头，然后跨过铁路，再沿着马路到达共青路。这样绕着走，没有15分钟到不了火车站出口。而右边的田埂路，七八分钟就可直达火车站。春天的田野，油菜花铺天盖地，我们行走在花海中，心旷神怡。但雨天，小路泥泞，弄得鞋子都是泥。

那时，田野的左侧有个庙宇，叫董孝子庙，就是董黯的庙宇。董黯字叔达，东汉时会稽句章县石台乡人，为汉江都相董仲舒六世孙。他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但子孝母慈的动人故事却传遍了华夏大地。当时，董孝子庙早就没有了董黯的塑像，里面是生产队的仓库，还住着几户人家。庙的右边是排列整齐的鱼塘，清澈的水面下，鱼儿在自由自在地游弋。

我们从田埂踏上火车站的铁轨。那时，车站没有围墙，可以任意进出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火车站每天有四对客货车往返。车站只有五六条铁轨，火车站门可罗雀。记忆中火车站，每次都有车厢停在那里，却不见火车头，也没发现将要开的火车。如果老师领队，我们从火车站右边仓库大门出站；如果老师不在，我们会在车厢下钻过去上站台，这样不用绕路，方便多了。每次，从车厢下过去，虽不见火车头，总觉得那火车似乎会随时动起来，感觉有点慌兮兮，但还是想抄近路。后来，车次增多，就不敢再跨铁轨，反正车站仓库的大门始终敞开着。

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在宁波二中上高中，祖关山成了我的必经之地。每天早晨，东方刚发白，我就起床梳洗。然后，约上邻村的慧同学一起去上学。我们跨过小桥，迎着初升的太阳，行走在碧绿的田野上。但有时也会遇到严寒酷暑，风雪雷电，这些我们都不怕，最怕的还是夜行祖关山。那时学校提倡“教育革命”，晚上还要政治学习。这可难为了我们两位来自乡下的女生。下了课，无所事事，就眼巴巴地盼着太阳下山。那时，学校的后门敞开的，小桥边就是食堂。好不容易等到了食堂开门，吃完饭，暮色才降临在平静的湖水里。初秋时，天气晴好，我们坐在湖边银杏树下，听着树叶的沙沙声，望着被晚霞染红的湖水，常常浮想联翩。有时，组长会读一篇《人民日报》社论，让我们讨论。为照顾家在乡下的我俩，学习常常提前结束，但每次都已过七点。

一个深秋的夜晚，北风呼啸。我们背着书包，出了校门，月湖边已是万家灯火。可是，没有几班火车的南站，早已灯火阑珊。我们穿过车站左侧的库房，跨过铁轨，脚下就是农田。没有月光，田野里一片漆黑，走在狭窄的田埂上，就怕失脚踏在稻田里。我们摸黑到了祖关山，那里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林，旁边是缓缓流淌的祖关河。走在河道边，听着萧瑟的风声，让人毛骨悚然。突然，前面的树丛里闪出一个高大黑影，把我们俩吓得魂飞魄散，紧拉着双手步履艰难。那个彪悍的男人很快走到我们身边，瞥了我们一眼，匆匆离去——一个过路人而已。是我们自己草木皆兵，虚惊了一场。

当时，我们最害怕的就是祖关山的树影婆娑，这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。而其余的田间小道，虽然离村庄有一段路，但是田野广阔，路况一目了然。那时，外婆住在我家，常对我妈说：“小姑娘走夜路，很危险！”母亲说：“时世太平，应该不会吧！”还真应了母亲的话，一直平安无事。但当时，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什么时候有了公交线路，能坐车回家，就高枕无忧了。

1992年，园林处的苗圃，成了南郊公园。公园很大，占地面积7.4公顷，小桥流水，亭台楼阁，青青的草地，修竹、红梅，幽雅美丽，这里成了人们休闲度假的好去处。

本世纪初，南郊公园扩建为盆景园，那里有1300多种各类盆景。树桩盆景，盘根错节，上面绿叶亭亭如盖。美丽的蝴蝶兰，舒展着枝叶，凌空欲飞。各类盆景有的红果累累，娇艳欲滴；有的造型奇特，精致得如同画卷。

2012年，铁路南站再次扩大改造，祖关河边的盆景园被划入南站用地范围。从此，美丽的公园成了火车站南广场。

2013年12月，宁波火车站南广场建成使用。我来到南广场，顿时傻眼了。广场不但宽阔无比，而且整洁美丽。我发现祖关河就在身边，以前感觉相隔很遥远的地方，如今与车站咫尺相连。看着这平坦的南广场，看着现代化的火车南站，谁会知道这里曾经的变迁？

现在，火车站南广场两侧，改建成了祖关山文化公园。在文化公园青青的草地上，有王安石的塑像……